

第一部

激
争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二部

俄人史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三部

欲人爭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欲 争

第一 部

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译 甘 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二部

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译 甘 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三部

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Стаднюк И.Ф.
Война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1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平 原

战 争

(第一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 译 甘 霖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8印张 2插页 176千字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0册 定价0.82元

Стаднюк И.Ф.
Война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1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平 原

战 争

(第二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 译 甘 霖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9.5 印张 2 插页 205 千字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册 定价0.93元

Стадник И.Ф.
Война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1

封面题字：沈 鸭
封面设计：平 原

战 争

(第三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 译 甘 霖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0.75印张 2插页 298千字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册 定价1.05元

倘若我们挺不住，
我们也就灭亡了。

——泰米斯托克利



1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是包厢里唯一的乘客。因此，他可以不开灯，坐在昏暗中，怀着惆怅的心情体验着孤身一人的滋味。他望着敞开的车窗，从窗口吹进阵阵清爽的风。他疲倦地看着灯光闪烁的列宁格勒在白夜里渐渐远去。他甚至懒得去松一松军服的腰带，仿佛害怕把身上正在逐渐消失的凉意赶跑。

每当丘马科夫少将离家外出时，他都感到痛苦和不安。在军队中服役，离别是常有的事，有时要长时间的离别。可是，尽管他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两鬓银发斑斑，深红色的领章已绣上将军星徽的金色饰纹，他还是不习惯这种离别，不能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对这次离别，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和不安。这种忧伤和不安深藏在他的心里，迫使他痛苦地想着，生活常常在人们早已不想、并且不愿去想的地方出乎意外地打开一个天地。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到莫斯科去，一般说，是为了一件军人常有的事——担任新的职务。虽然服役和居住地点的变迁总会引起波动，带来不少搬家的麻烦。但这次不同往常，丘马科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妻子和女儿。

一年多以前，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从芬兰前线回来，他

同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隆重地庆祝了他们结婚二十周年和女儿伊林娜十六岁生日。尽管岁月流逝，奥尔加仍使他的心不得安宁。她那一瞥、一笑，仿佛又重新激起由于他性格稳重而深藏在他内心的年轻时期对她的火热的爱。这种爱情，正如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时时感到的那样，削弱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的意志和能力，扑灭了他的希望。这种希望可能是测量他心灵的深度，测量他的智慧和良心的真正尺度。

他同奥尔加相识还是在二十岁那年。当时他，费佳^①·丘马科夫，是一个勇敢的骑兵，从南部前线回到莫斯科，进入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有一天，他奉组长之命到军事历史教授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家去，到他的书房取教材。但教授不在家，却在那里遇见了教授的年轻的外甥女，一位大眼睛、面庞娇嫩、谈笑风生的姑娘。自从那个不平凡的日子起，战士不平静的心就沉浸在甜蜜的痛苦中……长时间内，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他——一个来自乡下的小伙子，竟能娶到这样漂亮的姑娘做妻子。

光阴荏苒，青年时代如醉如痴的狂热平静下来了。日常生活琐事冲淡了欢乐的激情。但是，爱情并没有消失。在他们家里笼罩着宁静的幸福，充满了彼此的关怀和对伊林娜的爱。伊林娜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已经长大姑娘了。她具有某种丘马科夫血统的特点。她的容貌精巧地再现了母亲的美。

刚刚和她们在月台上分别，耳边还响着她们那娇柔亲切的声音。可为什么又会有这种隐约不安的心情呢？……

他们婚后的最初几年，他感到无限的欢乐，那时几乎不可能

① 费佳是费多尔的爱称。——译者

忍受分离。出差或从工作岗位回家时，总象插上了翅膀，为即将见面的幸福喘不过气来。无论命运把他抛向什么地方，去遥远的边防或再次去首都进学院，在同事或同窗的妻子中，谁也比不上奥尔加迷人的魅力。这一点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但有时又使他心神不定。因为他知道，男人当中有恶魔，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幸福，也不懂得有不该越过的门坎。他不仅知道，还不止一次见到，在节日的晚会上或在图书馆里（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是从图书馆学院毕业的），一群驻军中的无赖缠着他的妻子。有时连最坚强的人也……然而他没有理由怀疑妻子。他久经沧桑，似乎会用心灵来听和看。奥尔加的品行堪称忠诚的化身。他经常感受到她那温柔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灵的火花。他理解她那富于表情的嘴唇上一闪而过的微笑……

没有，他从来没有理由责备妻子的某一点。不过，他有时对妻子的那种故作姿态感到烦恼。她可能是无意识的，并非存心的。但毕竟象是卖弄风情。奥尔加总是想看自己的魅力，她的眼睛总在寻找镜子。他强使自己不去注意这些。但是，当他发现妻子在人群中不时用她那双深蓝的诱人的眼睛左顾右盼、或是故做懒洋洋的姿态时，他就激怒了。如果她发现某种赞赏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或者发现周围没有一个女人比自己更漂亮、更妩媚时，她立即容光焕发、欢天喜地，对丈夫也显得更体贴、更温柔，还会无缘无故地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莞尔一笑。这时他心中常常会产生一阵反感。他突然开始感到，奥尔加的举止，甚至对他的爱抚和关心，都是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有时他忍不住了，就责备她。她的反应呢，开始十分惊讶，接着就哈哈大笑，然后她扬起眉毛，说出一堆莫名其妙的甜言蜜语。看来，丈夫吃醋了，这个念头使奥尔加感到有趣，甚至十分开心。于

是在家里，她嘲笑他，说他没有骑士风度，对女人的弱点缺乏幽默感，说他不明白，漂亮女人的这种做法也是美的：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好奇心，用自己的美给善良的人以愉快，而给嫉妒的人以痛苦。

前天晚上，他们夫妻之间进行了一次出乎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意料的，使他十分惊讶的谈话。晚饭后，奥尔加推开盘子，抬起略带忧郁的眼睛望着他。突然，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声调说：

“你有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嫉妒起来，并且是无缘无故的……”她开始凝视着自己的长指甲。“费多尔，你知道吗？在我们相识之前，我有过一个小伙子……”

“你这话作何解释？”经过不安的短暂沉默后，他问道，他不敢去深想妻子的话的含义。使他更惊讶的不是自白本身，而是妻子略显苍白的脸上流露出的负疚神情。

“是一个熟悉的小伙子……未婚夫……”

“你……爱过他吗？”

从奥尔加睁大的双眼里向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射来一道寒光，她似乎有些后悔这次谈话。她勉强答道：

“一般说，我喜欢他……后来他应征上前线打高爾察克去了……突然，你搞得我晕头转向。”

奥尔加突然发出熟悉的笑声，这笑声常常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他尽力不屈服她那笑声的魅力，而显得平静，甚至是过分地平静，以致使奥尔加深蓝色眼睛上的长睫毛吃惊地眨动着。他问道：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没有瞒……什么也没瞒。”

“你后来向他作解释了吗?”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被自己的提问惊呆了，他发现奥尔加脸上闪过某种奇异的表情。他由于刚才从她那里听到的可怕自白而胡思乱想了。

但是，奥尔加突然拍手大笑起来，随即又沉默了，美丽的笑容从脸上慢慢消失。她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严肃神情望着他。

“你是怎么想的?”奥尔加低声说道，“我以伊林娜的幸福起誓，我一生中除了你没有爱过别人。”

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于是闭上了双眼。奥尔加突然哭泣起来。

这时前厅响起了铃声。奥尔加从椅子上跳起身，跑进厨房。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去开门。

进来的是伊林娜。她不是走进来，而是象一阵欢乐的旋风卷进屋里来的。她吻了吻父亲，然后喋喋不休地谈起她们星期五要举行毕业晚会，所有的姑娘们都热衷于新连衣裙，而小伙子们则没完没了地商议着那天晚上如何悄悄地把酒带进学校。

每当这种时刻，当女儿回到家来并谈起学校一桩桩新闻的时候，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总是慢慢地欣赏女儿的天真活泼。她的表情和举止，已隐隐约约地显示出女性的那种巨大转折即将到来。没有这种转折就没有真正的爱，没有使人类得以延续的母性。可是，从没有人找出恰当的词儿来说明这种转折的真谛。他常常为伊林娜充沛的精力感到吃惊。她可以一面喝粥，一面哼流行歌曲，同时斜眼在镜子里观察自己，向母亲说点什么，还用脚尖在桌子底下扒拉拖鞋。可是这一次，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用全部注意力盯着厨房，耳边还响着奥尔加的啜